

五色水

樟 叶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五色水

樟 叶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色水/樟叶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24-06718-0

I. 五... II. 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8466 号

书 名: 五色水

作 者: 樟 叶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北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32 开 6.375 印张

字 数: 7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7-224-06718-0/I·1150

定 价: 22.00 元

仿佛与君同行

(代前言)

莫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还在军队服务，曾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从陕北的榆林一路南下，穿过八百里秦川，翻越秦岭，直达与四川交界的秦巴山区。十几年过去，生活纷繁，那次历时十五天的旅途中诸多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情景，似乎已经淡忘了。但其实没有忘，三秦大地上那些感动过我的事情，都在脑海中潜藏着，等待着一个契机被激活、被唤醒。读樟叶先生的散文、随笔，就是一个这样的契机。

于是那深厚的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便出现在眼前了，那些生长在布满卵石的

河滩上和狭窄的土路边上的披头散发的柳树便出现在眼前了，那流淌着浑浊泥浆的河沟便出现在眼前，那黄龙林区中跳跃的锦鸡便出现在眼前，那鲜艳的秦冠苹果便出现在眼前，那巨大的临潼石榴便出现在眼前，那巍峨的王陵和威武的战阵就出现在眼前……那蔓延十里的秦岭美容杜鹃出现在眼前，千树万树，宛若栖满了彩蝶，那在秦岭深处僻静的山溪边出没的野猪和麂子便出现在眼前，葱绿的水杉林便出现在眼前，一片片水稻出现在眼前……我已经从北方到了南方，从黄河到了长江。耳畔适才还回响着信天游的悲壮苍凉，转瞬间又响起来陕南姑娘的花鼓高腔。西安城羊肉泡馍的气味还没有从唇边散尽，宁陕县山民家酿的美酒已经滋润了咽喉……好的散文随笔就是一幅地理图，就是一篇怀旧赋，就是一首怀乡曲。这样的文章可以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可以让人感叹山河之壮美，可以让人念流逝之年华。这样的文章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作者的经历能唤醒你的经历，作者的感情能激发你的同感。

读这样的文章，仿佛与君同行。

樟叶的散文、随笔，突破了借景抒情的老套旧模，更没有官场中的附庸风雅、无病呻吟的通病。他的文章中出现了新的气象。这新的气象一是表现在文章中不时跳出的鲜活人物，二是表现在灌满文中的对土地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这两者其实又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他对这方热土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方热土上的劳苦大众深深的爱，才使他能够深入下层，像了解自己的家人一样了解乡亲。也只有这样的了解，写起来才能那样自然晓畅，朴实大方，仿佛说着自家的事，用亲切的、略带苍凉的笔调。

“初春的一天早上，父子俩要上山点豆，保福后背腰带上挂着一只装满豆种的小竹篓，左手提着一只酒壶，右手持一杆与古战场长枪一类冷兵器极其相似的‘杪子’。母亲把锄头放在大儿子肩头，又俯下身子拉展孩子的黑布裤脚，帮他背起装有父子俩午餐干粮的布包，送他们上山种地

……晌午时分，父子俩坐在树荫下打尖休息，吃一块洋芋糍粑，喝几口苞谷烧酒，身体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保福情不自禁地面对着青山唱起了花鼓高腔：‘喝酒呀要喝自家酒，种田哟要靠父子手……’”

——《酒香三昧》

这是我读到的以酒为题的最好文章之一。作者没有太多的议论，开篇之后直接切入了这个生养了一个弱智儿但也有读高中准备考大学的聪颖女儿的山民家庭，然后就写他们悲而不怨、哀而不伤的精神状态，写他们艰苦枯燥的劳动生活，写他们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而造酒的过程。文中对保福父子俩在山坡上点豆的准确而详细的描写，让我深为感动。一个没有对劳动人民深忱热爱的人是看不到这样情景的。老祖母制作酒曲的过程神秘而庄严，写得同样富有感情。同是人间一樽酒，滋味却是大不同。

“媒婆大嫂不依不饶地一屁股坐在汽



车前号啕大哭，司机‘大姐’‘大嫂’地赔不是，连拉带扶地请她进了驾驶室，开始了一场汽车叫驴的追逐赛……就在车尾刚巧超过叫驴的一刹那，从车后货箱里飞身跃出一青年男子，落地时就势在地上打了个滚，同时牢牢地抓起了缰绳，驴儿停了下来。驴背上的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似的，煞白的脸全被泪水浸透了。车停稳后，跳下一位五十多岁的壮年汉子，不由分说抽了刚才飞身救美人的青年两巴掌，厉声训斥：‘天底下就你能！咋就不惜性命？’小伙子一手捂着脸，笑嘻嘻地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有什么好怕的！爸别瞎操心。’”

——《沙柳、男人、土》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语言，让我想起沈从文的《湘西》《湘西散记》里的某些篇章。那狭窄的土路，飞扬的黄土，倔强的叫驴，泼辣的媒婆，羞涩的姑娘，勇敢的青年，粗鲁的老汉，无不活灵活现地跳到眼前。只有得了沈氏神髓的文章，才有

这样的风貌。小说要写人，这是共识，但散文、随笔写人，却被诸多散文、随笔写手所忽略。因此可以说樟叶先生的文章拓展了散文、随笔的表现领域，而且还似乎打通了散文、随笔与政论和小说间的障蔽。他的文章中，时时可见精辟的议论、优美的抒情，更为可贵的是能用寥寥数笔即写出一个人物的小说家笔法。我相信樟叶先生生活积累深厚，相信他的头脑中储存着成千上万的人物，从高官显要到走卒贩夫。我相信樟叶先生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从秦汉的经典到山民的野唱，从欧美的风情到黄土沟壑里的风俗。这些都是宝贵的创作资源，终会成为好文章，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

我看过樟叶前一本文集《晨练恋曲》，樟叶的文章朴实自然，直面人生，写真感情，说真心话，无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有根植泥土的平民气。我想这与作者的人生修养有关。为官为民、为牛为马、为人一世，明白了人生天地间的根本道理，所以他才能与黄土崖畔上的小学教师

成为亲密如兄弟的挚友，所以他才能够听到“白格生生的馍馍哟绿格盈盈的蒜，滚一锅米酒心头暖。酒曲曲本是那个顺口溜，天是我的脸面地是我的胆”这样仿佛来自黄土深处的歌唱，他才能写出“过完年了，想最后再把地深翻一次，让土地也晒晒太阳”这样朴素的句子。我坚信樟叶先生会继续写下去，我也会继续写下去。让我们盯着人写，盯着人的眼睛写，盯着人的心写。在写人的同时，顺便写我们的山林树木、飞禽走兽、逸文趣事、世间万象。

2003年8月1日



目 录

仿佛与君同行(代前言)…… 莫 言(1)

五色水 (1)

好人 (13)

公家猫 (23)

秦岭美容红杜鹃 (35)

酒香三昧 (49)

沙柳、男人、土 (63)

旱莲、女人、水 (81)

红叶初染净业寺 (95)

活铺篮 (111)

南城墙根儿 (121)

阳光莲花塘 (131)



韩国三记	(143)
幸福的短信息	(153)
在哈尔滨滑雪	(163)
车过一工区	(171)

梳理世事成一诵

——樟叶散文三论 春 生(185)

后 记	(193)
-----------	-------



五 色 水

WU SE SHUI

走过那么多路，越过那么多山，跨过那么多河，最让人难忘的还是秦岭高山上那一汪汪五色水。

秦岭的原始林区人迹罕至，最直观的生命现象就是绿波荡漾的大树，当然还有大树和沟底清澈见底的溪水养育的松鼠飞鸟、隐匿的大鲵黑熊。

巍峨起伏的秦岭，植被异常的丰满，高山上流域面积也相对较小，这不仅保障了溪水长年不绝、品质一流，而且当山洪暴发的时候，很少出现乱石崩云、堵塞河道的情景。无怪乎这里的山泉小溪中见不到裸露的岩石，大多是卵石铺底、青草护

岸、徊宛幽深的景象，有古朴静恬的沧桑感，而溪流中的卵石最能表达这样深邃的意境。在溪水的平缓开阔处，卵石随意静卧在河床上。由于年代久远的关系，有的石块包裹着一层深绿色的青苔；有的卵石或许因为长期与溪水中的矿物质水乳交融，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周身披上坚硬的白色盔甲；有的石头身处溪水中流，漂洗出一尘不染的橘红颜色；有的地方水面下生长着一层绒绒的、密实的淡黄色的水草。以洁净清冽的山泉水为介质的溪流色谱中，水使色彩柔化了、弥漫了、鲜亮了，水中的一团团五彩颜色就像是一颗颗镶嵌在溪水中的宝石，一条潺潺溪流就是秦岭身上的一条飘动的彩练。这就是我在秦岭高山上见到过的“五色水”。

五色水本是无色透明的山泉水，之所以在局部的溪面上给人视觉如此美妙的享受，是因为时间老人给水面下的卵石、沙洲固化上了赤橙黄绿。经受流光岁月的磨砺，是形成五色水的基础。

我忘不了秦岭高山上的五色水，还因

为溪水边住着这样一个人，忘不了他讲述的原始森林里的很多故事。离小溪不远的林间，有一处红砖青瓦小院，数十间整齐划一的砖房，是几十年前军队的一处通讯站，现在已经弃置不用了，但作为军产的看护人，还住着一位五十出头的“老小伙”。二十几年前邓小平力举精兵强军，部队和设备撤出这个小院，他已经是位有上士衔的修理工。在军衔制度改革时，首长明确他士官身份，同时要求他带好两名新兵留守小院。三年后两名战士先后退出现役，虽没有补充新的帮手，但配属给他一头名叫“大黑”的退役军犬，共同守护小院。

此人叫郝茂才，祖籍关中农村，二十岁出头从军，一直在这里服役。按照茂才在部队养成的思维定式，守护小院就是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就要照条例办事。他给自己制定的日程表是：早起打开营舍通风，上午除草搞卫生，下午修补院墙台阶。每天定时喂两次狗，一周自己改善一顿伙食，一月下山领一次薪水，一季修缮

一遍木工家什，一年油漆一道门窗，再就是春节前接妻儿上山过年，享受一年中仅有的一次歇工不离岗的探亲长假。

按老郝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在深山过日子啥都不缺，洗脸不用刮胡子，穿衣无需讲时髦，溪水喝了不生病，做饭从不缺柴烧。就是周围没人说话，平日里实在憋闷得慌了，就对着青山吼秦腔，带着“汪、汪”吼叫的大黑满山跑。平日里稍微感到大门有动静，就以为有客到访，但每次都空喜一场。要不就听收音机说话，但机器只顾说自己的，根本不与他的想法沟通交流，还不如走在林间看山花微笑，听鸟儿唱歌，向树干招手，与大山同乐。

这几年林区禁伐禁牧，老郝发现小院周围有野生动物增多的迹象：“大黑”夜间吼叫的频率明显增加，部队遗留的小菜地里自己种的玉米多次遭践踏倒伏，偶尔夜间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娃娃鱼的泣诉。老郝年轻时听老兵们说过当年打野猪改善伙食反遭围攻的故事，本能的反应是紧闭门户，夜间不轻易走出院落。但自己内心

却对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有一种神秘的揣测，幻想着野生状态下动物们的生存情形。时间久了，老郝在山道上会与野兔麋子等草食动物不期而遇，偶尔在溪流中能看见娃娃鱼自由自在游动，但动物们只要见到他和大黑的身影，刹那间都惊慌逃匿得无踪无影。这样的经历告诉老郝，野生动物骨子里天性怕人。路过的护林员还告诉他一些对付大型食肉动物的技巧，要点是镇静，用友善的目光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设法躲到安全的地方。还好夜间老郝很少外出，遭遇猛兽的机会不多。

对野生动物由畏惧到熟悉，老郝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用爱心善待这些以森林为家的生命。一次在林间小道碰到一只从陡岩上跌落，前肢受伤无法行走的麋子，他抱回小院包扎伤口，为它提供了近月余的静休养护，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露露”，因其体态像鹿而取鹿的谐音。康复放归山林后，露露还时不时地回来转转。那块菜地老郝彻底实行了免耕法，每年只撒种子，不问收